

傳福音的見證

竭力的擺上——顧約拿單 (Jonathan Goforth)

2/10/1859-10/8/1936

顧約拿單 (古約翰) 是神為中國人預備的一位有能力、有見證、有異象的宣教士。他二十八歲來華，不遺餘力地將純正的福音傳在中國的北方，帶領上萬的人歸向耶穌，在他勞苦奔波於各地向中國人傳福音長達四十六年的歲月中，他為福音將自己和全家毫無保留的獻給了主，也獻給了中國人。

顧約拿單於 2/10/1859 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離藍登市不遠的一個農場裏。祖父是英國人，父親法蘭西斯 (Francis)，母親珍恩 (Jane) 生了十個兒子，一個女兒，顧約拿單是第七個孩子。十八歲時聽卡默讓牧師 (Lachlan Cameron) 講道時得救，之後讀羅拔·馬克西炎 (Robert Murray M'Cheyne) 的傳記得幫助。馬克西炎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拯救猶太人，馬克西炎的見證深深地感動了顧約拿單。他決心要將他的一生奉獻傳道，去拯救那些失喪的靈魂。後來馬偕醫生 (George Mackay) 從台灣到加拿大講道，他兩年來在加拿大各地往來奔跑，鼓勵青年人去台灣幫助並接續他的宣教事工，可是卻無一人回應呼召。馬偕感嘆地說：「看起來沒有一個人見到這個異象，於是我只好孤單單的一個人回去了。我已經老了，沒有多久，我這副老骨頭，將被埋葬在台灣的山邊。最令我痛心的就是，沒有一個青年人肯接受神的呼召，願繼續拓展我所開創的宣教事工。」從那時起，顧約拿單就立志要到國外去開荒佈道。

顧約拿單在諾克司大學唸書的時候就走到大學南邊的一個貧民區裏叩門傳福音，後來也到監獄向囚犯們傳道。他在貧民區工作了兩年，是跟「威廉街頭佈道協會」合作的。後來又加入了「多倫多佈道協會」，這是一個憑信心的機構，無法供給顧約拿單一份固定的薪水，所以他的收入也就很不穩定。有時甚至連一張郵票都買不起。但是他仍然在這佈道協會裏工作了四年，有很多機會來經歷神是信實的，神常答應他的祈求，總是供給了他生活所需。有一個夏天，顧約拿單一共探訪了九百六十戶人家。亨利維爾禮拜堂的一個牧師說，在那一段期間，顧約拿單每個主日除了講三堂道以外，至少要步行十六到十八英哩的路程，這些都是神預備他去中國傳道前的嚴格訓練。

顧約拿單有個青梅竹馬的女友，名叫夏洛蒂馬可麗，他們非常要好，本來可以成為一對佳偶的。可是由於教會與教會之間，門戶之見太深。馬可麗小姐屬於浸信會，而顧約拿單隸屬加拿大長老會。在馬可麗小姐看來，這是一道無法拆除的障礙，將他們倆遠遠地隔開，無法結合在一起。後來顧約拿單去中國沒有多久，馬可麗小姐去了印度傳道。她在印度二十八年，後來就死在印度。

但是神卻為顧約拿單預備了一位最適合他的終生伴侶羅瑟琳 (Rosalind Bell-Smith)。羅瑟琳是出生在英國倫敦附近的康新登公園，三歲時和她父母一同遷來加拿大的滿地可。十二歲聽到佈道家阿弗雷·桑漢 (Alfred Sandham) 講道後決志，後來在「湖濱聖經研討大會」認識顧約拿單。顧約拿單後來向她開口：「你願意和我結合在一起，去中國傳道嗎？」羅瑟琳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過了幾天，顧約拿單又問她說：「你能不能答應我，讓我把主和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甚至於在妳之上？」羅瑟琳心裏面稍微楞了一下，但是卻馬上回答說：「我願意。」這個回答，是要付上相當大的代價的。過了幾天，她的應許馬上就要兌現了，這就是羅瑟琳信心所遭受到的初次考驗。顧約拿單對她說：「如果我不能夠送妳一枚訂婚戒子，妳在意不在意？」然後他就說出他的理由。顧約拿單想將一批中文書籍和小冊子帶到中國去分送，錢都用在運費上面。羅瑟琳那戒子的美夢也就粉碎了，這是她所接受到的第一步考驗。她在多倫多市區東面的貧民窟裏，一共工作了兩年，專門對那些婦女佈道，得到不少寶貴的經驗。那時候，她下了決心，完全放棄她藝術方面的工作，願意和她未來的丈夫終生事奉主到底。

1887 年的六月，二十八歲的顧約拿單和另外一位史密斯博士被長老會全國教聯會差派一起去中國。同年的十月顧約拿單被按立為牧師。十月二十五日，他和羅瑟琳在諾克司禮拜堂舉行了婚禮，由他們所敬愛的巴森牧師主持。1888 年一月在他們的送別會中，顧約拿單聽到一個最動人的宣教士故事，對他日後靠著禱告完成宣道工作深具影響。有一對青年夫婦去非洲傳道，當時的非洲被稱是為白種人的墳墓，因為有不少白人宣教士都病死在那個地方。他們臨走的時候，對自己教會的人說：「我們都感覺到是進入一個無底坑裏去，但是我們甘願冒這個險，只要你們國內的信徒肯以禱告來托住我們。」過了兩年，宣教士的妻子和孩子都患病死了，他自己也染上了絕症，沒有多少日子可以活。於是他決定回國，回國後

參加教會週三的禱告會，坐在最後的一排，禱告會結束後，他就跑上前去說：「我是你們的宣教士，我的妻子和孩子現在都埋葬在非洲，我回來家鄉不久也要死的。今天晚上，我聽見你們禱告，竟然忘記你們在海外的宣教工作。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我的工作會那麼失敗，乃是因為你們沒有在禱告上托住我們宣教的事工。」

當顧約拿單開始在中國傳道時立刻遭受到撒但巨大的攻擊，他們所租的第一棟房子突然失火，他們才剛到山東煙台，所有的財物都燒光了。眼看著他們許多結婚禮物和畫像——其中有一張是羅瑟琳的父親從鏡子裏對著她畫的——以及其它很多珍貴的東西，全都付之一炬。事後顧約拿單安慰他的妻子說：「親愛的，不要難過，這些只不過是身外之物。」顧約拿單仍然滿有信心，他雖無語言天份，但是努力地學中文，不怕艱難，終於得到聖靈的澆灌，克服語言的障礙。至於羅瑟琳，她也認為她所珍愛的那些藝術品既然都被火燒掉了，她也不會再手扶著犁向後看，而專心負起這個責任，去拯救那些中國婦女的靈魂。

撒但對傳道人的攻擊總是非常猛烈的。住煙台學中文的那九個月，「內地會」一位很優秀的教師，諾利時，在七月初為了救幾個中國男孩，被瘋狗咬傷了手，一個月後就病死了。八月有一位浸信會的宣教士死於霍亂，顧約拿單的另一位宣教士朋友郭比特的妻子也死於這個瘟疫。188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中午，顧約拿單的獨生女兒葛珠因隨他們外出到臨清時患上痢疾而夭折了。佈道所裏的人，眼看葛珠活潑快樂的外出，竟然病死他鄉，個個都悲痛欲絕。1898年的夏初，他們的小女兒葛蕾絲因惡性瘧疾，拖了約一年之久，最後安靜地被抱在父親的手上，抬起頭來甜甜的一笑，然後閉上眼睛，沒有經過掙扎就與世長辭了。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顧約拿單仍然勇敢堅定地面對撒但的攻擊而毫不退縮，願付最大的代價。

1900年的冬天，正是義和團擾亂的高峰，慈禧太后下令給開封的知府，要殺盡所有在河南省境內的外國人。顧約拿單夫婦帶五個孩子和另一些宣教士們，往中國南方撤退，一路上曾有12次被暴徒包圍，顧約拿單頭被打傷，幾乎快要喪命，匪亂平息之後，顧約拿單立即又從加拿大回到中國河南省。雖然顧約拿單的性命幾乎斷送在中國，可是他一點都不怨恨中國人。他很清楚知道，中國人之所以痛恨外國人，是由於列強侵略中國的後果。福音迅速擴展，顧約拿單除了四處勞苦傳道外，也面臨著支持教會經濟的挑戰。神信實地供應他們和同工們生活上的需要。1933年的年初，他們的工作發展得很快，並朝著自立的目標邁進。1932年共有四百七十二個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錢上的奉獻是四千三百一十二塊錢。每一個佈道中心，顧約拿單去訪問的時候，發現那邊屬靈的氣氛都很高。1933年七百七十八個成年人受洗，金錢奉獻八千二百八十五塊錢。1934年九百六十六個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錢上的奉獻達到一萬四千六十六塊錢。如此聖靈奇妙的同在和能力印證了神差遣祂忠心的僕人來華宣教的美好旨意。

顧約拿單一生的年日，除了得救以前的那段日子以外，其它沒有一刻是為自己活的。他很少休息，從早到晚馬不停蹄的在外面奔走，忙著佈道和帶領奮興會。他到了七十多歲的高齡，仍然在中國東北一帶開荒佈道。最後兩眼全瞎了，那時才告老還鄉。他回到加拿大後也未曾真正休息，一直工作到死。

顧約拿單最後的講道是在1936年十月七日，講題是：「聖靈之火如何在韓國焚燒。」當晚很遲才就寢，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羅瑟琳發現她的丈夫已經悄悄的回到主耶穌基督那裏去了。顧約拿單的安息禮拜是在諾克司教會舉行，時間是在1936年的十月十日。他的棺木前面擺滿了鮮花，有數不清的人前來參加，對這位忠心事奉主的僕人作最後的致敬。差會的主席威爾生博士在喪禮中講道，根據舊約論及顧約拿單一生的事奉如同合神心意的大衛一般，他按神的旨意，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徒13:36)。教聯會國外宣道部的秘書，阿姆斯特壯博士在葬禮致詞時說：「今天是顧約拿單加冕的日子！」

顧約拿單和羅瑟琳有十一個兒女，其中有五個是病死並埋葬在中國的。他是一位竭力奉獻的宣教士，他把一切都擺上了。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中國內地一帶生活落後，環境衛生不良，冬冷夏熱，交通不便，加上拳匪之亂，民眾排外，使顧約拿單吃盡了苦頭。但是他從不抱怨，經過四十六年的勞苦，終於在中國北方建立了31間佈道所，訓練了61位中國傳道人，帶領13,000人歸向耶穌，榮耀神。

今天我們正需要像顧約拿單這樣的人被主興起，願付代價，將福音傳遍天下。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24:14)讓我們效法顧約拿單的信心、愛心、與忠心，接受耶穌所宣告的使命，願意付代價，以實際行動，將福音傳遍天下，迎接基督的再來。